

春来谁作韶华主，总领群芳是牡丹。

牡丹花开时节，洛阳城中的街巷、公园，到处都是赏花之人。今人赏花，喜欢用图片或视频记录美景，与朋友分享；古人没有相机，酷爱牡丹的他们如何赏花，又该怎样“留住”牡丹的极致之美呢？

古人如何赏牡丹

洛阳花与万花会

□洛报融媒首席记者 张广英

1 牡丹又称洛阳花

“洛阳人惯见奇葩，桃李花开未当花。须是牡丹花盛发，满城方始乐无涯。”在《洛阳春吟》一诗中，北宋大儒邵雍描绘了洛阳人对牡丹非同一般的感情。

牡丹产自中国，从野生到人工栽培经历了漫长的过程。隋唐时期，人们观赏牡丹的风气日盛，也催生了专门培育牡丹的花师，洛阳人宋单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据唐代传奇小说《龙城录》记载：“洛人宋单父，字仲儒，善吟诗，亦能种艺术。凡牡丹变色千种，红白斗色，人不能知其术。”这位宋单父有很高的艺术修养，并不是头脑简单的“泥腿子”花匠。他培育出的牡丹能“变色千种”，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奇迹。

唐玄宗听说宋单父能培育变色牡丹，便将他从洛阳召到骊山，让他在骊山植了上万株牡丹。这些牡丹形态花色各不相同，唐玄宗十分满意，为宋单父“赐金千余两”，宫廷中也都尊宋单父为花师。

“洛阳地脉花最宜，牡丹尤为天下奇。”到了北宋，洛阳几乎家家养花，牡丹的培植技术也得到进一步提高。当时花师通常用嫁接的方法“批红判白”，使牡丹的新品种不断涌现。如在《洛阳牡丹记》中，欧阳修就记载了一位接花高手“门园子”，每年秋天，富豪人家争相请他嫁接牡丹。

当时，洛阳人由于太爱牡丹，遂称其他的花为“果子花”，而对牡丹则直接称“花”，意为“天下真花独牡丹”。

牡丹被洛阳人称为“花”，其实它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，就是“洛阳花”。据《群芳谱》记载，这是因为其他地方的牡丹“花皆单叶，惟洛阳者千叶，故名曰‘洛阳花’”。也就是说，洛阳牡丹是雍容华贵的千瓣花，它一出现，其他的花就相形见绌了。

邵雍爱花，曾在家中培植出一株开出24枝花的牡丹，正是这样的亲身经历，让他对“四色变而成百色，百般颜色百般香”的洛阳花不断吟诵。同样，北宋诗人梅尧臣也在《韩钦圣问西洛牡丹之盛》一诗中说：“韩君问我洛阳花，争新较旧无穷已。今年夸好方绝伦，明年更好还相比。”

这样的牡丹盛开了，爱花之人怎会不欣喜若狂呢？

2 满城俱是赏花人

北宋洛阳牡丹虽多，最吸引人的却还是花王姚黄和花后魏花。

在《洛阳牡丹记》中，欧阳修引用西京留守钱惟演的话，称：“人谓牡丹花王，今姚黄真可为王，而魏花乃后也。”其中姚黄出自邙山白司马坂，初时城中每年只开数朵，因此人们争相前往观赏。魏花出自寿安山中，被魏氏购得后养在园中池馆，人们要付钱给园吏才能乘船去看，魏氏因此可以“日收十数缗”。

花王和花后是“物以稀为贵”，而更多的时候，人们赏花是一种日常的狂欢。如邵伯温在《邵氏闻见录》中记载，洛阳风俗为“三月牡丹开，于花盛处作园圃，四方伎艺举集，都人士女载酒争出，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，引满歌呼，不复问其主人”。

在《洛阳牡丹记》中，欧阳修也称洛阳人好赏牡丹，“花开时，士庶竞为游遨，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，为市井，张幄幕，笙歌之声相闻”。这样的游园狂欢活动，通常要持续至花落才罢，而最热闹的地方莫过于月陂堤、张家园、棠棣坊、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。

邵伯温是邵雍之子，家住天津桥南的安乐窝。据北宋李格非在《洛阳名园记》中记载，当时洛阳城中最大的牡丹园，就是距安乐窝不远的天王院花园子。

天王院花园子地处宣风坊的安国寺旧址，没有其他池亭，“独有牡丹数十万本”。每到花开时节，满城“赖花以生者，毕家于此”。他们在园中张幄帘，列市肆，歌舞管弦，不绝终日，引得城中士女皆来游玩。等花期一过，园中盛景不复存在，一切便又重归寂静。

司马光在洛阳著《资治通鉴》时，与邵雍结为好友，二人常相约赏牡丹。在《又和安国寺及诸园赏牡丹》一诗中，他说：“洛邑牡丹天下最，西南土沃得春多。一城奇品推安国，四面名园接月波。”可见他推崇的赏花胜地也是天王院花园子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除了洛阳本地人，外地喜爱牡丹的人也有很多。如北宋僧人惠洪在《冷斋夜话》中提到，有个叫刘跛子的人行动不便，但坚持“拄一杖，每岁必至洛”，其对牡丹的痴迷可见一斑。

3 北宋举办万花会

北宋时，洛阳牡丹名冠天下，花事活动也进入鼎盛时期，开始举办万花会。

宋人张邦基在《墨庄漫录》中对此有记载：“西京牡丹闻于天下。花盛时，太守作万花会，宴集之所，以花为屏帐，至于梁栋柱拱，悉以竹筒贮水，簪花钉挂，举目皆花也。”

这里的太守，指的是西京留守钱惟演。他举办万花会时，以各色牡丹插在盛满水的竹筒里，悬挂在梁柱间，使人举目就能赏花，形式的确比较新颖。

说起来，钱惟演是个真正的爱花人。他出身显贵，博学多识，晚年任职洛阳时，曾在官署收集牡丹品种90余个，想为牡丹作一部谱记。

当时，20多岁的欧阳修到洛阳任留守推官，成了钱惟演的下属。一次，他见双桂楼的小屏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小字，全是钱惟演所记的牡丹名，深受触动。随后，他多方考察了洛阳牡丹的栽培历史、种植技术、品种、花期及赏花习俗等，最终著成《洛阳牡丹记》一书。

钱惟演在洛阳举办万花会，一时盛况空前，外地纷纷仿效。据宋人陈师道在《后山谈丛》中记载：“花之名天下者，洛阳牡丹，广陵芍药耳。”广陵即扬州，以芍药而闻名。蔡京任扬州太守时，就用芍药“十余万枝”举办了万花会。

随着洛阳牡丹向外传播及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的流传，各地的牡丹谱记也多了起来。如南宋时，四川彭州多牡丹，陆游曾在《天彭牡丹记》中说：“天彭号小西京，以其俗好花，有京洛之遗风。”

天彭牡丹的京洛遗风，也表现在人们的赏花形式上。据陆游在书中记载，牡丹盛开时，“自太守而下，往往即花盛处，张饮帘幕，车马歌吹相属，最盛于清明、寒食时”，这与北宋洛阳人痴迷牡丹的情形何其相似！



扫二维码
听《经典洛阳》

陈子昂
天地悠悠写风骨